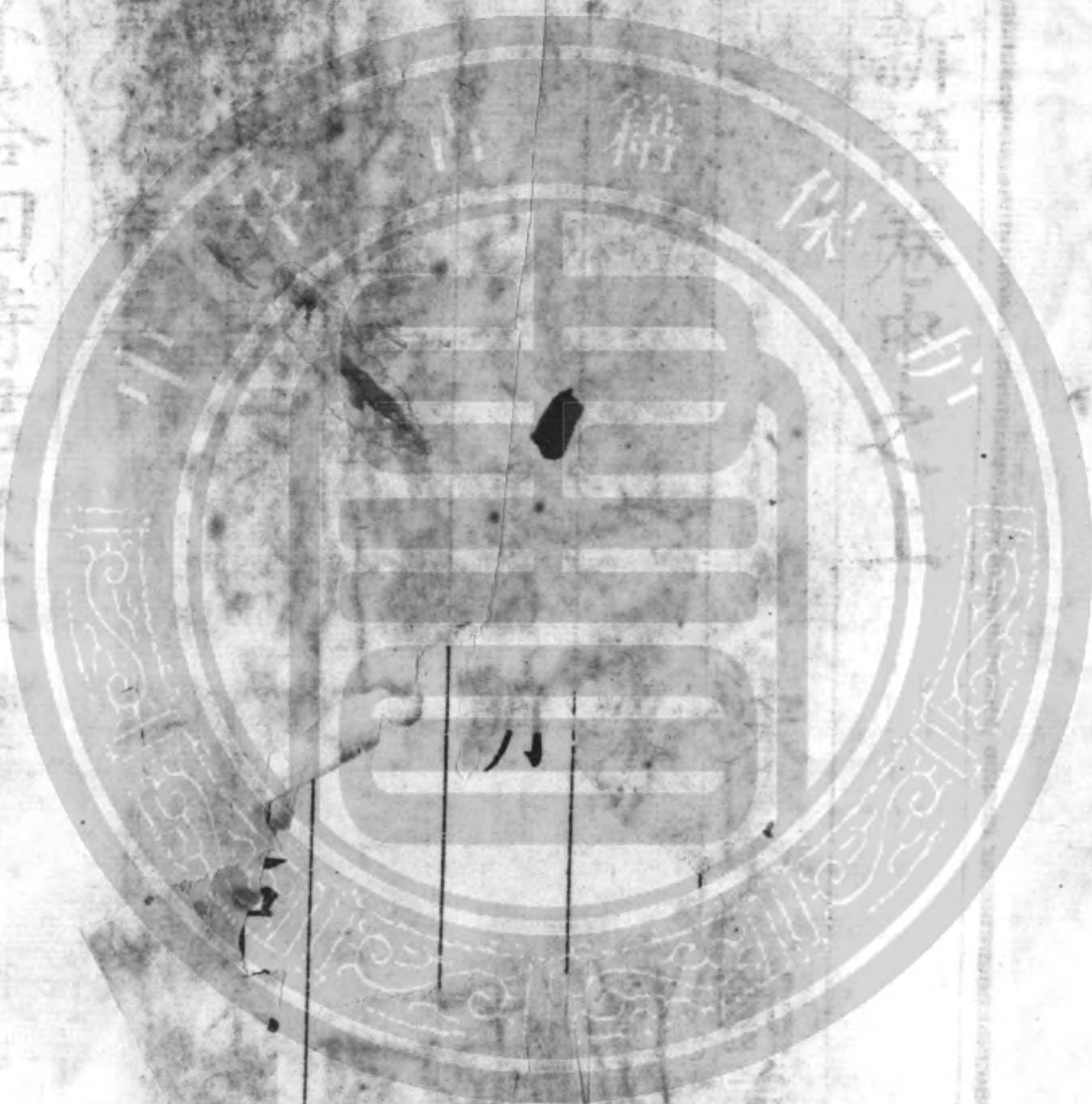


小兒語歌  
方正

65419

3

世說新語卷之三



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答  
與人期行相委而去

舍去去後  
谷問元方尊

樸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宋 劉義慶

梁 劉孝標

明 王世懋 批點

方正第五

小兒語故自  
方正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  
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陳寔及紀客問元方尊

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

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



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確然不羣。徵聘不就。閔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為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勅文帝修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

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為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為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憾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

華歆以虛名居首揆。陳羣以心膂當新寵。猶為此大言。寧不為荀彧。地下所笑。覽註。稍知所以。臨川以入。方正不亦幸乎。

形於色。華嶠譜敘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竝受爵位。華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空。不進爵。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事漢朝。心雖說喜。義干其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說。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郭淮字伯濟。大

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



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遣儀同三司，贈大將軍。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遂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

世語簡而盡  
前後相應叙  
事工拙見矣

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

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

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王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客于荊州，躬耕

隴畝，好為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元直謂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

世說新語  
卷之三  
郭天御刻



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眾北征。卒於渭南。

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為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

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

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

必辛佐治也。晉陽秋曰。諸葛亮寇于郿。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善撫御。又戎政嚴明。

且僑軍遠征。糧運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

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為然。而擁大軍禦侮於外。不

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併

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幘。巾幘婦女之飾。欲以

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

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為高祖軍司馬。亮果

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

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眾

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

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為太常。內知

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夢許允。謂玄曰。子

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

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

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

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

世說新語

卷中

三

盧鑑



可屈而欲當竟。夜為作辭。今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為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頌。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毓。可謂謬矣。

**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

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

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

**本第騫。**晉陽秋曰。騫字

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譽。諤風。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滑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

**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

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

也。初封鄉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佃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

世說新語

卷中

四

姜伯勝



千載凜凜  
有慚德矣

用劍。眾欲還。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為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劍奮擊，眾莫敢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電晦冥。」

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覲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

合數說以實  
玄伯之正

弟內外咸其逼之。坐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文。」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問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後發後言，遂嘔血死。』」

和嶠為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官頃似更成進，卿試

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

南西平人，父適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為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于寶晉紀曰：

世說新語

卷之五

萬伯誠



保 補顛亦未可

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如上。曰：季世多偽。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昨。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顛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為忠。而欲灰滅勗也。按荀顛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為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

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

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

以父誕為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馬。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

武子雋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

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

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况餘

世說新語

卷中

二

姜伯勝刻



者乎。濟自此被責。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

耻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

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贊注曰。言一尺布

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春而共食。况以天下之

廣而不。它人能令踈親臣。不能使親踈。以此愧陛下

相客也。

○杜預之荆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

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恕。幽州

荆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

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為鎮南將軍。

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勳。封當陽侯。預無

伎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

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預少賤。好

豪俠。不為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

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

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

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時亦有裴叔則。羊樞舒後至。

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晉諸公贊曰。羊

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

特。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

杜元凱千載  
名士楊濟倚  
外戚為豪此  
何足為方正

羊秀何物與  
王愷為戚里  
爭富者乃亦  
以慢鎮南為  
方正耶叔則  
名士渠何獨  
不去

入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誅。

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時亦有裴叔則。羊樞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

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世說新語

卷之五

郭天卿刺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

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曰穎川穎陰人漢司空爽曾孫

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

和嶠

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

王隱

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

後

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

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

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為令

而荀勗為監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恰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

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

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壽長

此故是長輿  
方正嘉之紀  
不得云強抗

子也雄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

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

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日向

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

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

漢

註引為真

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槩仕至黃

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

在晉初河內温縣領校向雄送御犧牛不充呈郡輒

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喝死臺法甚重太守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七

陳元刊



從事數年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  
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  
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雄曰  
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諸鄰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為戎首亦

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

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

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鄰退

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

服之有鄭玄曰為兵主求攻伐故曰戎首也

齊王問為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問字景治齊王

施趙王倫篡位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

嵇紹為侍中詣問咨事問設宰會召葛旟齊王官屬

虛旟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

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問敗見誅董艾

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艾後

汲今赴軍用艾領共論時宜旟等白問嵇侍中善於

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問曰今日

共為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

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

玉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

甲散兒故自不凡



盧志於衆坐

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珽少子

卿尚書郎問陸士衡

陸遜陸抗是君何物

人號神君累遷丞相

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

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

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

先性行而後言才進司空

珽咸熙中為泰山太守字

子芻位士龍失色

雲別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

容不相知也

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

知鬼子敢爾

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

獵見一麀舉弓而射

即中之麀倒而復起充逐之不

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

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

問此何府也

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

人即有人提襍新衣迎之

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

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

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

曰君可歸矣

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

養教外嚴車送客

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

異生人復致衣一襲

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

須臾至家家人相見

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

墓追以懊惋居四年

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

乍浮乍沒既上岸

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

男兒共載充見之

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

府君見人即見少府

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

盜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

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

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

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

速皆由靈與祗何以贈余親

金盃可頤兒愛恩從此

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盃及詩

忽不見二車處將兒

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

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

世說新語

姜伯勝



士龍亦別有  
勝元處

兒逕就充懷。眾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歎有一老婢。問充得盆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道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盆。著棺中。今視卿。盆甚似。得盆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煥。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為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為議者疑。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

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

進。遂得免。

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為冠族。父繇。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

王夷甫。庾鼓。

庾卿之不置。王曰。君

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卿卿。

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

阮修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風俗通曰。孝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勾龍。非土之祭也。有人

止之。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為社。伐樹

則社移矣。

可稱曰辯未  
是方正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伯誠刊



此王充癡話  
世以阮宣子  
論無鬼故附  
會此說註引  
論衡有意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

有鬼邪。論衡曰：世謂人死為鬼。非也。人死不為鬼。無

從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

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

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竝苦爭懇切。中興書曰：鄭

榮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

中宗者。納為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惟刁玄亮獨欲奉少主。

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

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刁周王既入。始至階

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卻略下階。

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

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

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

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非敬后

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



註駁是

封哀為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采撫典故。以何為實。且從容諷諫。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曾無奇說。便為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

塿無松柏。薰猶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栢。大木也。薰。香草。猶。臭草。

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玩已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

觀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為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

文虎。庾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

會別見。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彪別見。

恢兒娶鄧攸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榮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于時

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

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衰兒婚。永嘉流人名曰。衰。字幼儒。陳郡

人。父衡。博士。哀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衰子

文熊。中興書曰。石。字石奴。歷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

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

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

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

仲智傲狠伯  
仁友愛正都  
無關方正



此稍近方正  
然得無過耶

舍去

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顛次第也。仕至中護軍。嵩字仲智。謨兄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

物。顛被害。王敦使人弔馬。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

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

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

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

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

虞預晉書曰。刁協字元亮。勃海

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舉兵

討之。奔至江南。敗死。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

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

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

齊名。那與佞人不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眾坐。稱

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

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

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

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雋。辟充為

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逡巡疎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眾人為之失色。由是忤意。出為

東海王文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曹位



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

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為騎郎。蚤卒。時為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

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

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

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即位。顯已為後數

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

此。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

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

註是或當作元帝

剛復。王平子何在。

顛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溫大真

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顛曰。君年少。希更

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為此

者乎。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為

荆州羣賊竝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

伏勇士路戎等。搃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荆州下。大

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

楯。馬鞭。平子恒持王枕。大將軍乃擗荆州文武。二十

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

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歿。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  
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  
太真所說。溫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



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竝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益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眾曰：太子子道有虧。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矯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顛長史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開厝求活，投身胡虜耶？乃與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

可稱曰正

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計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研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石頭望廷，別不能廷尉望石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眾二萬，濟自橫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績，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

世說新語



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

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

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

救鄭。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死。晉平公將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賞相子

狄。臣子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吾獲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稽

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

因眾坐戲語。

丞相末年大  
不滿人意在  
保存諸叛賊  
羞凜於節義  
二字不大分  
曉

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

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子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

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禮記

月。今日仲春之月。鷹化為鳩。鄭玄曰。鳩。播穀也。夏小正曰。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

之仁。故具之。

蘇子高事平。靈鬼志。謹徵曰。明帝初有謹曰。高山崩。峻。碩猶據石頭。潰。

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為丹陽。孔坦

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

世說新語

正氣語乃作  
爾許巧妙



人臣避難且  
懷夙憾那得  
為方正耶註  
得之矣

此語不當重  
出

王陶二公當  
亂後欺幼主  
擅收擅奪無  
一可紀梅既  
是陶私人放  
免而拜雖有  
一言寧便足  
稱方正

升御牀。竝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踈賤。不在顧命之  
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

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  
平。陶侃欲將坦上。用

為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為吳郡。吳郡  
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稽山  
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

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  
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鑄猶如此。

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  
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羣也。在御道逢匡術

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

為鳩。象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

術曰。族弟發狂。卿為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

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

錄。陶公何為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晉諸公贊  
曰。頤字仲

直。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  
名曰。頤。領軍司馬。頤弟陶字叔真。鄧粲晉紀曰。初有

譖。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為荊州。左遷侃廣  
州。侃文武距廙。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侃將莅廣州。過

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  
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敘。則有惠於陶。是

梅陶非。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真。明日

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

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為元輔。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

有檢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成帝初崩。于時嗣君

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冲幼。

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康帝登

阼。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答

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

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

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處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

再降。而冰之勳也。臣無與焉。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

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

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彪字思玄。陳留人。博

學。左僕射。護軍將軍。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

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范注。棊品曰。彪與王恬等。棊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為會稽省之。庾相問訊甚至。為

冰相問訊甚至。為

冰相問訊甚至。為

冰相問訊甚至。為

陽秋義為安

語蘊藉似王公



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適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語言。

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

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中

書曰。溫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溫使君。鬪戰者。以溫為將也。桓甚有恨容。劉

真長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為

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門傳曰。

道人乃藉人。王名卿。拒人。口吻寧是。方正。

王氏有名者。初出多作秘書郎。故以尚書郎為第二人。

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侍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已見。江彪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

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

何得擬我。江聞而止。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謂彪之曰。選曹舉汝為尚書郎。

中可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

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為不堪。但克讓自是美

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

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常以謂人之處世。當先量已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

註引別傳以實述之方正。

世說新語

卷中之五

三

曹位刊



真臨川忠臣  
也  
當固執其貞正  
不踰皆此類

孫多穢行故  
累受此辱

此何與方正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

綽集載誄文曰咨

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戢話言日誦心悲

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

至於此道恩庾義小字徐廣晉紀曰義字叔和太尉亮第三子拔尚率到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文簡後疾篤臨終撫軍哀

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

癡真癡王濛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為東曹參軍

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

喬豫州刺史父挺穎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

頗以剛直見疎嘗聽記簡

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

宣武亦無怪色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盱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

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

曰小人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

尹之意益從此言也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已見陶胡奴為烏程令胡

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何法盛以為第九子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元刻

此語殊有益

卷之三

三

四百九



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

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

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頽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為會稽。

乃嘆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

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兵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

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

可以形色加人。不。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

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鍾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為王蒙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

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

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棗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啓上羅國。遂氏族

馬。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曾孫。榮陽太守。綏少子也。相宣武。辟為別駕。以官解。誼擾於城

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桓公嘗謂眾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

世說新語



是不平語

舊以面兵為向再不可解今始曉所以言文度癡兒畏桓溫面孔渠兵也那可

嫁女與兵

子敬故慕此二人

謝公欲用人何必須其一詣

荆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含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韓伯見見諸謝皆富貴。韓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族。五大司馬。

王文度為相公長史。時相為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王坦之。王述。並已見。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鄰上

文度因言相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鄰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相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相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

不肯耳。後相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相溫第二女。字伯子。中

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

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

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廼曰：此郎亦管

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瞑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

真長。遂拂衣而去。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

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後綏為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



取以為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

阮思曠也。

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

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

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

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

毛安之

關中侯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

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

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為也王曰魏昨所以

不長謝以為名言。

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為萬代

註更委悉

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陵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榜上題之此須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惜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存以知其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

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

盧奴江散小字也。

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敬歷位內外簡選著稱歷黃門侍郎驃騎咨議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

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

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

宋書曰

此亦僅得簡傲耳



州江夷之文也。夷。字茂遠。相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

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

爽為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

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

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為哀帝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

史。後為建武將軍。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范嘗張

因正坐歛衽。王孰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

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譜曰。王坦之娶

即寤妹。主忱。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

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

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

色。

###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

夫。行。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碁。江表



雍。字元歎。曾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志曰。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外啓信至。而無兒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

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

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

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

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

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哭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

哭。曰。天平。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還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

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

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於是豁情散

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

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

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

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安過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詎自

理。辭引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

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

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

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三

俊



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

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于

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

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栢下時暴雨霹靂正中

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觀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

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

夏侯故雅量然得無傳之小過

此自是夙惠何關雅量

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童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

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

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

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

不受厚報其書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

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為譏

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曰以戎之為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世說新語

卷之三

萬伯誠刺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

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晉諸公贊曰。楷息贊娶楊駿女。駿誅。以相

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證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

秋曰。楷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

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標擲其面。

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

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

英俊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

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為鎮東將軍。

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與人圍碁。馥司馬

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

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

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真是鬪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

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

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筭。善交結。

為范陽王虓所瞻。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八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

闇當之解似云默受



布衣之操。為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太傅於眾坐中間。庾時頽然

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

兩娖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

曰。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

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謗。王不為

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魏字景聲。河東

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

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

可全君雅志。裴頠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

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

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

初立。琅邪諸王所居。中興書曰。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緝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

無為知人几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遥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

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道人。累遷

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

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

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遥集。陳留人。咸第二

子也。少有智調。而無雋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

刺。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麓。

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

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閑曠。於是勝

負始分。字別傳曰。字風韻。踈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

聚。略無不同。晉百官名曰。許璪字思文。義興陽羨人。

字季顯。烏程令。璪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

便命使入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

哈。臺大軒。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顧和字

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驥驥也。必與

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隗。淳。履。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

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真嘗

隱慢但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



六年。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遇害。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佐名。哀時直為參軍。不

掌記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

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為潮。漂沒。縣諸豪姓。斂錢。崔人。

非王敦客也

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未詳當送客過浙

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

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僮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

吳人以中州人為僮。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僮父

欲食麩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

信 晉人以使為

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

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

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郝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

語郝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郝曰。王家諸

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

上。坦腹臥。如不聞。郝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

嫁女與馬。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郝鑒女。名。春。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



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曼別

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頗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

陽尹。為蘇峻所害。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

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

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

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

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日火積。三日火車。四日火軍。五

日火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

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醉著和

白裕。憑兩人來詣丞相。和

覓蠱。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

顧搏蠱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

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

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于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攜二弟奔溫嶠。亂兵相剝

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

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眾迺安。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阮是劉萬安妻

劉氏譜曰劉綏妻陳

留阮蕃女字幼娥綏別見

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

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

庾氏

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

翼便為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

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與簡文太宰

武陵王晞

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

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

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

續晉陽秋曰帝性溫

深雅有局鎮嘗與桓溫大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勅令無因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馬馳溫陽駭異晞

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

劭薈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蹟大

司馬桓溫稱為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薈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秦無競仕至鎮軍將軍

正值收庾希家

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承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

忌之諷免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水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為東

陽希自家暨陽及溫誅希弟柔倩聞希難薈不自安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眾事敗為溫所誅

遂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廼出論者

以劭為優

相宣武與郝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

續晉



陽秋曰。超謂温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温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明晨起

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

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

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元

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風起浪

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

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

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

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安

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温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温大怒。以為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

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

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

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

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

兵。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效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

吟焉。桓温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

世說新語

卷之五

三

元判



此意又異雅量

於常舉目偏歷温左右衛士。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

謝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超得寵相温。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道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巖穴。

時賢竝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為名。蔡子

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

史。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

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

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為慕容駿所逼。乃住襄陽。以

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餉米千斛。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

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

為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

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

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赴相公司

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

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

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

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

晉安

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為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稱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

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

舉止不異於常

續晉陽秋曰初符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野與兄子玄

圍碁夜還乃處分少曰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

如此謝車騎傳曰氏賊符堅傾國大出眾號百萬朝

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

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偽

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綉

萬端牛馬驢騾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

惶取屐

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義之第五子卓犖不羈欲為傲達仕至黃門

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

續晉



陽秋曰。獻之雖不脩賞貫。而容止不妄。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符堅遊魂近境。堅別見。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

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珉謝玄竝已見。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

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壽張。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珉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

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

此不可解

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

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

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

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書

日。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為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泰元二

粉絮東南行。歷須女至輿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

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

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

見多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

關天子。世說新語

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柝屬星云。長星勸爾

四百三



一樽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東晉慢戲之流。

文士傳曰。哲字廣微。陽平。

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為東氏。哲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為舜賦諸文。文甚俳謔。二十九歲卒。元城為之廢市。

殷甚以為

如見其情狀

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中函中出之。

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

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雋才。與謝益壽相好。

益壽。謝混小字也。

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曙來。

王曙。已見齊王。熙小字也。中興

善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鄱陽公主。太子洗馬。蚤卒。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

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眴。唯脚委几上。詠矚自若。謝

與王叙寒温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

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

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

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

此等語亦傷雅



註是

此語似事後  
論人不宜預  
知至此

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  
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書曰。玄字

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為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馬。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

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

為一方之主。

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

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何晏。鄧颺。夏侯玄。竝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

魏略曰。鄧颺字

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為中書郎。以與李勝等為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為人好貨。藏艾以艾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誅。

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

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

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

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車哉。顧秦彊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鬪。勢



據此傳蘭顧  
先識擇交故  
當動與福會  
而別傳乃云  
鍾會年少擬  
以明智交會  
交太初不猶  
勝於交叛臣  
乎

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讐也。頗聞謝罪。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譽。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子傳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鶩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於轍。轍不納也。轍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勸轍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塲。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

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

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竝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傅名言也。後諸王驕汰。輕邁禍難。於是

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

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

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狡虜欵起。

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嘆濤。掩掩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羊公識更高  
於巨源

別史云二王  
當國羊公無  
德更佳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還。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玉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又有簡書。將免官。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

無容面斥之  
註語是也

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為揚州。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對之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遷異。春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石勒不知書。

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

山東。與平原莊平人師歡家庸。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



正號死謚。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

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

諫。迺曰。賴有此耳。鄧粲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

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

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為不可。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衛玠年五歲。神矜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

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瓊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

武子仕至太保。為楚王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

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眾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果有餘。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彥夏。

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

知軼必敗。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

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

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

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

王問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

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榮以輒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三

吳三列



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中興書曰。

恢避難過江。與穎川荀道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

氏儒雅。荀葛清。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林語

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晉諸

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乘中鳴

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扼其手

人敗可耳。何得定知死塢壁間。傳會多如此。

曰。事克當相用為荊州。既而忘之。以為南郡。晉百官名曰。朗

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置典。軍校尉。父淮。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

雍州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

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人當時竝無名。後皆被知

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

所。爾家有相。爾等竝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

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

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狠抗。亦不容



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也三周並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

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

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應

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武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

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危必興愍惻。王彬別傳曰

邪人祖覽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

頭害周伯仁彬與顛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

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忼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荆州守文豈能作

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荆州守文豈能作

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王

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為北中郎將荆州刺史尚書

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彬聞應當

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

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

父子赴水死昔鄲寄賣友見譏况暇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

誠

世說新語 卷之五 誠



鑒能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

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

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

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鄆人曾祖父宗吳司空

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

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史

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

勸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亮聞

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久之

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嘉裒得嘉奇嘉為裒

所得乃益器之後為征西相温參軍九月九日温遊

龍山參寮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温

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命取

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著嘉坐嘉還即答四坐嗟

嘆嘉喜酣暢愈多不亂温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

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

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轉從事

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

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達善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

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

有確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棲遲既反王謝相謂曰淵

真長能識殷  
浩駕馭桓温  
豈可王劉並  
稱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

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真。

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溫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

朝廷慮其不從命。

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

西楚。然恐不可復制。

陶侃別傳曰。庾翼薨。表其子爰。代為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勳。

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于今不改。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

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

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

後果如惔所筭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

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

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

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子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

宕渠實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

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眾寡。

少。縣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

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

不得不與人同憂。

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妓。攜持遊肆也。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



正史堅姓從符即蒲之變也此云當應符命從竹非是石虎時正姓蒲不得云符郎

又虎視淮陰矣

車頻秦書曰符堅字永固武都氏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詐稱讖文改曰符

言已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

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馬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

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曰頭為龍驤將軍肩頭

堅小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

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眾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

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朝議

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相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

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

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氏

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郝超聞而嘆曰安違眾舉親明也玄

必不負其舉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

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玄聞

之甚忿常於眾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

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為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



不復相士。

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孫。秘書監韶之子。太傅

謝安見其少時。嘆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為恭帝皇后。

郝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竝總髮。超觀之良久。

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

兄弟也。

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

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迪弟。歷尚書令。任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

恭父蘊。王忱。並已見。恭暫

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

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

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忱與恭為王緒所問。終成怨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

難。置郡于鄆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

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

胤長。又為栢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

尚書。

續晉陽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

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勁。機悟敏率。栢温在荊州。取為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



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主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代王忱為荊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為

相玄所敗。

賞譽第八上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汝南先賢傳曰。周乘

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真治

國之器也。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曰。吳越春秋

問請干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

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鑪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

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謾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



稱曰。穎川李府君。額額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颯颯如行松栢之下。

吾子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馬。見許

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

忠。則陳仲舉之匹。

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

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

淵有二龍。仕為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尚

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歎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謂不如虔。虔

恒撫解稱劭自以為不及也。釋褐為郡功曹。黜姦發

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

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

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

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

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召

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為濮陽長。棄官還。副軍從騎。將

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

之邪。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伐惡退不肖。范孟

博之風。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為功

博之風。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百

城聞滂高名。皆解印綬去。為黨事見誅。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

也。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

也。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管朱虛人。少孤。數歲

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美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治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為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落曰。移比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果刊



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鷓鴣之網所能羅也。魏王辟祭酒。累遷五官中郎長史。

註謂裴公為顏大誤詳語意即楷也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

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裴顏已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

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

裴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為掾不聞為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

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

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晉陽秋曰

戎為兒童鍾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父潛魏太常秀有風

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將軍辟為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晉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謚元公配食宗廟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

自敬。禮記曰周豐謂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一日如入宗廟

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觀矛戟見

傅蘭碩江膺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

據晉史作汪翔蓋汪字訛而為江翔音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位



訛而為磨也  
然汪翔亦甚  
費解

深遠玄會。擬。濤。並已見上。

羊公還洛。郭奕為野王令。晉諸公贊曰。奕字泰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亦有

才望。歷雍州刺史尚書。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嘆曰。

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

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

以出境免官。復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

器。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

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祐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

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羊氏譜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續。漢太尉。不拜。父秘。京兆

太守。繇歷車騎掾。娶樂國禎女。生五子。秉。洽。式。亮。悅也。祐來哭。見長和哀容舉

止。宛若成人。廼嘆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

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

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為散騎侍郎。山濤舉為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嘆服。解音好

酒。以卒。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

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

之職。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已多違

禮度。濤舉以為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

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雋。莫識其

世說新語

卷之三

三

卸與刊

卷之三

三

四百全



迹外之意  
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杜篤

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謀。侍中。武闊達。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已。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于家。郭泰友人宋于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

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歆。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

大厦。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為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羣。時類

憚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

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牆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

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温而已。後聊試問

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三

四百七



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其語。彌日累夜。濟雖雋爽。自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嘆其難測。非復一事。鄧粲晉紀曰。王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爲癡。唯父叔異焉。祖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爲。頓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嘆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甚若。

不言如父而  
言勝已居然  
有王子敬意  
然濟實有勝  
父處

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踏。其雋識天才。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秋曰。濟有

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嘆服其德。宋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爲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世說新語



貴甥。外祖母意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開雅。殆盡其妙。毓嘆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日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

惠帝起居注曰。顧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

絕倫。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建中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

時之雋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

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

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

龍。鴻鵠之裴徊。懸鼓之待槌。

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浚書曰。一日侍



坐言及吳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  
 舉敕令條列名狀還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  
 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  
 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  
 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乂也朱誕字永  
 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  
 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  
 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  
 令吳平去職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暘字威  
 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  
 之損歲寒之松栢幽夜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  
 上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  
 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便  
 能賦詩時人以為頂託揚烏之疇也年十八刺史周  
 浚命為主簿浚常嘆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  
 也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凡此諸  
 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

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  
 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  
 幙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按蔡所論士十六  
 人無凡此諸君  
 以下疑益之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  
 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  
 合顧愷之畫贊曰壽有  
 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漢字冲嘏  
 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真長祖也

不可解必有  
 誤



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秘書  
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漢少以清識為名。與王夷甫  
友善。並好以人倫為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  
國右長史。出為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劉邠  
妻。武周女。生粹。洛中錚錚。馮惠卿。名孫。是播子。晉後  
宏。漢非王氏甥。洛中錚錚。馮惠卿。名孫。是播子。略曰  
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太宗正。生孫。八王故事曰。孫  
少以才悟識。當世之宜。蚤歷清職。仕至侍中。為長沙  
王所害。孫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  
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  
隸。校尉。順。字曼  
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  
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

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

霧。觀青天。

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

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  
隱。晉書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  
見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青天。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

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

禮記曰。趙

譽觀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  
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

晉陽

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  
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令言。覺其簡  
至。吾等  
皆煩。



郭子玄有雋才。能言老莊。庾敬嘗稱之。每曰。郭子玄

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為

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雋。太尉答曰。

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隱晉書曰。澄通朗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

汗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戎及

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

是時車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

輿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疑滯。

於是太傅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入王故事曰。劉

遂委仗之。

潘

滔以博學為名。裴邈彊立方正。皆為東海王所瞻。

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輿長才。潘大才。邈清才也。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卷中之上

三



世說新語

卷中



三